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剛反唐  
第四十九回 俏書生思諧佳偶 貞烈女投江全節

話說崔文德自送還庚帖之後，一心專望鳳嬌回心轉意成親，那知鳳嬌立志不改。過了一月，將近崔母六旬壽誕，鳳嬌買了一幅白綾，繡起一幅王母蟠桃圖，央人拿去裱了，預前三日送上崔母，以慶大壽。文德見了壽圖，如同活寶，拿來掛在正廳。到了壽日，親戚朋友都來拜壽，眾人看見壽圖，人人喝采，繡得竟似活的一般。文德道：「不瞞列位，這幅壽圖，是我妻房胡氏繡的。」眾人皆稱贊：「好妙手，真是世間少有。」文德揚揚得意。及親朋拜過了壽，出門回去，其餘至親人等，就請出崔母來到正廳上，大家拜壽。文氏、鳳嬌也出來，到正廳上與崔母拜祝。閃出族長崔洪慶，說道：「今日是姪婦六旬大壽，凡事俱要成雙作對才好。大姪孫夫妻一對同拜，二姪孫夫妻一對同拜，三任孫與胡姑娘一對同拜。」鳳嬌滿面通紅，暗罵族長「老烏龜，我怎好與三哥出拜。」低頭立著不動。文德暗喜叔祖知趣，便笑嘻嘻的先立在紅氈上等著，崔母笑道：「襟姪女，老身行禮了。」文氏道：「阿呀，姨母先行禮了，快與三哥同拜不妨。」鳳嬌恨著母親，沒奈何，只得與文德一同拜祝。眾親齊道：「真真一對好夫妻，郎才女貌，絕世無雙。」文德喜不可言。

鳳嬌氣得了不得，拜罷竟回房去，止不住淚下，暗叫：「天呵，今日眾人面前，出此大丑，怎好還在崔家吃他的飯，莫如尋個自盡，完了一生名節。我想若死在崔家，三哥定然作主，帶孝開喪，魂牌上邊定寫著亡妻胡氏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亦不瞑目。必須設一計策，離了崔家尋死方好，就是母親，也要瞞他，方能成事。」想定主意，不覺傷心淚下。只見外面丫環幾次來請入席，鳳嬌假說肚痛，不肯出去。

自此崔家請了幾日酒，方才得閒。一日，文德進房來望姨母，適文氏不在房中，鳳嬌笑容滿面，起身相迎，連叫三哥。文德道：「奇怪，往日見我，即時躲避，今日為何如此光景？有些好意思了。」便叫：「賢妹，莫非有見憐愚鬼之意了？」鳳嬌笑道：「三哥呀，難得你一片好心，仔細思想，過意不去。非小妹不欲與兄共成連理，只因進興臨別之時，山誓海盟，許下大咒。自他去後，古無音信，想已不在人世了，小妹意欲祭奠一番，然後與你成親。」文德大喜道：「賢妹何不早說！既在祭奠，有何難事，待我請了僧人，明日就家中超度，以盡妹子之心。」鳳嬌道：「人家屋內，有門神戶尉，異姓鬼魂，不敢進門，超度無益。須在城外僻靜處，只消小妹奠祭一番，他便實受，也不須請僧人，浪費銀錢。」文德道：「說得有理。此去城外二里，便是大江江口，有座壽星橋，分高聳。待我差人叫大船，備下祭禮，明日與姨母、賢妹前去還心願，回來即議成親，休要哄我。」鳳嬌道：「決不食言。但我母親面前，且休題起。」文德許允，歡喜而去，吩咐家人去叫大船，買辦祭禮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文氏先去睡了，鳳嬌暗暗傷心流淚，想明日去江口祭奠丈夫，即便投入江中，以全名節，須留下一札，致謝姨母、三哥之恩，並將母親拜託於他，即取花箋，提筆寫道：

胡氏鳳嬌拜上姨母、三哥尊前：念鳳嬌命途多舛，嚴君早逝，母女孤苦，相依叔父。敦知叔父與孀母重富欺窮，凌虐孤苦，全無骨肉之情，相待如同奴婢。只因神人吩咐，比合硃砂手記，繡娘為媒，母親做主，許與進興，一言永定，萬載無更。可恨馬迪，假造談言，以致母女同到觀音庵問簽，中了奸計。幸得胡完相救，得脫大難，又蒙三哥大悲庵相逢，留我母女到家，看待如同骨肉，感恩非淺。可：限叔父貪財，將奴又許配三哥，又蒙三哥恩德，送還庚帖，並不強逼。只因慶祝姨母大壽，眾親胡說非禮，羞斷難忍。非是小妹無情，不肯結姻，實因已許進興，名節為重，身投江中，屍埋魚腹，以全名節。小妹亡後，老母無依，全望姨母、三哥念及至親，養活終身，不惟生者感恩，而死者亦戴德矣。

鳳嬌寫完封好，放在箱內，滅燈就寢。天明起來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夜來女兒夢見進興與我討祭。」文氏道：「那得銀錢去祭他？」忽見文德進來道：「姨母，說什麼『那得銀錢去祭他』？」文氏道：「是因你表妹夜來夢見進興與他討祭，所以說無有錢去祭他。」文德道：「待我去備祭禮，與姨母、表妹同到壽星橋上去，望空遙祭便了。」說罷，遂出外叫家人治備祭禮，僱下船隻，叫兩乘轎子，抬了姨母、表妹上船，文德也上了船。

開船搖出大港，便是長江，到了壽星橋岸泊船，家僮排下酒肴，開了船窗，文德請姨母、表妹共賞江景。文德樂極，開懷暢飲，不覺吃的大醉。文德道：「大家早些睡，到五更好起來祭奠。」說罷，文德就往前艙去睡了。文氏、鳳嬌睡在中艙，家僮都睡在後艙。鳳嬌和衣假睡，等到二更，悄悄起來，開了艙門，輕輕摸出來，見文德沉睡如雷，悠悠摸過，把前艙門開了，將身摸至船頭。舉目一看，只見汪汪一片江水，不覺淚如雨下，忽聽船中有聲，遂躡身一躍，跳在江心。要知鳳嬌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